



双桥,我还是要经常回来的

■ 舒中胜

在饭都吃不饱的年代,粉干是奢侈品。印象中,它或者是用来招待客人的,或者是家有喜事才能吃上。印象中,盛一碗热粉干,挑一勺猪油,再加點酱油,呼拉拉三口两口就扒完了。因为好吃,也因为没吃够,汤粉干一定是要把汤喝个精光的。拌粉干往往还要伸出舌头,把碗舔干净。意犹未尽的感觉,写在脸上,刻在心里。

来了来了,小时候的味道来了。在双桥乡政府食堂里,粉干端上来了。这一次,吃的是浇头粉干。所谓浇头,就是肉丝、榨菜丝、茭白丝、辣椒丝炒在一起的汤料。如果是冬季,浇头里一定还有当地产的笋丝。把浇头浇在粉干上,然后搅拌均匀。衢州人爱吃辣,浇头里通常已经有辣味。如果辣不够,可以按个人口味再加點辣椒酱。盛浇头有个讲究,一定要让汤料没过粉干。因此,

盛粉干的碗最好要大一点,粉干要少一点。

双桥粉

干所以好吃,既在于它的制作工艺,也在于双桥的独特地理环境。

“制作粉干要选用上好的早稻米与晚稻米,以七比三的比例兑好。老底子米要浸泡 20 天,现在基本上是浸泡一天一夜。”说起制作工艺,老邻居舒雪良是滔滔不绝。他是双桥的粉干大户,年产粉干 60 吨。

“双桥粉干是不可复制的。你看它的晾晒方式,是斜着放的。知道这是为什么吗?”现任衢江区副区长梁斌曾在双桥乡当过书记,他对双桥的一草一木都非常熟悉。“粉干从湿变干,主要不是靠太阳晒,而是靠风吹。因为地形的缘故,这里的风上午基本上是从水库位置往北边山谷吹,到了下午四点钟,风开始从北边山谷往水库方向吹(水库没造之前是条溪)。随着风向变化,晒箩也要调整位置,这样就可以让粉干接受两面风的吹拂。”在现场,我试着调整了一下晒箩的倾斜方向。

不能不感慨,先辈们太有智慧了。

10 岁时我离开双桥

因为铜山源水库建设的需要,我是在 10 岁那年离开双桥,移民到几十里外的另一个乡镇—当时的莲花公社金钩桥大队的。听父亲说,所以选择在莲花金钩桥落户,是因为这里田比较多,一家人终于可以吃饱饭。

浙江是七山二水一分田,双桥是八山一水一分田。山多田少,青黄不按时吃不上白米饭是常事。有一次中午放学回家,掀开蒸笼一看,

是全能的。那时,农村的防火意识不强,加上房屋不是茅草房就是三合土,门前屋后堆着木柴,烧饭烧水都是明火。有一场火灾,就在村东头,先是有人闻到了空气中焦糊味,循着味儿,人们确定了那家大门。彼时房屋主人们都不在家,父亲果断起开她家门锁,一边灭火,一边召集村民搬东西,把损失降到最低。后来,那户人家还特意来我家道谢。

面对感谢,父亲似乎无所适从。他并非木讷之人,到了古稀之年,说起旧事,常常用两三个字打发我的疑虑:良心。毕竟,八九十年代、二十一世纪之初,身为村支书,却比村里大部分家庭都穷,屋瓦简陋。那是因为他把很多时间花在了村里大大小小五百户人家上,自己家里反而顾得少了,不是良心是什么?

父亲不善纳财,遵守农民本分,相信土地和脚踏实地的劳作。所以他当村支书那些年,村里平平稳稳,宁静和朴素。

打破宁静的,是殡葬制度改革在村里的实行。几位处于弥留之际的老人,都用尽生平力气嘱咐儿女自己不要火化,其中也包括奶奶。

眼看着殡葬改革推行遇到了阻碍,父亲忍着内心的悲痛,背负着不孝之子的骂名,将咽下最后一口气的奶奶送到了火葬场。奶奶就这样成了村里第一个化为轻烟的人。

时至今日,我还是没有和父亲谈论过他当时的心情,我知道,怎样的说辞,他都会以的一种方式结尾,那就是,我是共产党员。

就是这小小的四个字,成就了父亲的平凡,也成了父亲的荣光。老屋拆除重建,许多物件都随着挖土机,像一颗尘土掉进历史的长河中,再也找不到他们来过的痕迹。新屋落成,父亲把自己一本本优秀共产党员证,一块块奖牌放在堂屋的桌子上,时不时擦啊抹啊,仿佛那是他心底里最明亮的光。

这光,是父亲的明灯。我见过他在汶川地震后主动捐款,也见过他在疫情期间早出晚归,并三番五次询问给

还是玉米粉,顶尖上的一碗白米饭竟然也没有了,我扭头就回到了学校。

母亲说起这一段,眼里经常有泪花。

现在的双桥,完全没了小时候的样子。小时候经常戏水的小溪不见了。我家的老宅地基还在,但丰水期的时候有可能被淹掉。小时候的玩伴绝大部分都移民去了别的地方,完全失去了联系。

现在的双桥,当然是更加漂亮了。经过小城镇综合整治、美丽乡村建设等,旧貌早已换了新颜。乡贤投资的一座超五星级的酒店水云间已经封顶。房间不多,只有 30 多间。掘地 2000 米,打到了温泉。重要的是,室外竟然还有网球场。“双桥承载力有限,不适合旅游团大进大出,适合小众的。或来这里发发呆,或邀三五好友来放轻松。”梁斌已然是个双桥通。

我把心留在了双桥

舒雪良很有情怀,除了继续做粉干,他还在乡政府的支持下,建起了乡村博物馆。在这里,我遇到了很多杰出的乡贤,如中科院研究员谢高岗、浙大教授童水光。双桥的名人不少,看来这里风水不错。在这里,我还看到了水碓。它是我小时候用来口米、用来磨玉米粉的机械工具。在这里,我还看到了舒氏宗谱。

“我们都是忠字辈,我们是同辈人。”舒雪良说。

“那你的名字里怎么没有忠字?”我问他。

“我也不知道,反正读书的时候就变成了现在这个名字。”他说。

舒中胜的中为什么也没有了心呢?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高考报名的时候把忠写成了中。

现在想来,我怕是把心留在了双桥了。

双桥,我还是要经常回来的。在那里,看得见山,望得见水,记得住乡愁,回忆得起无忧无虑的童年。

武汉人民捐款捐物的方式。他心软,见不得别人苦。

所以当年修路拓宽时,恰好涉及到我们家橘子地,二话不说,挖。但母亲怎么会同意?亲手种下去的橘树苗,亲眼看着半人高的橘树梢头挂果,指望它们分担一些开销,承担两个半大孩子的学费书费,母亲的不同意有理有据,然而父亲也很坚决,坚决不做拦路虎,所以他偷偷挖。有了父亲带头,其他村民也就自然而然配合支持了。机耕路修缮工作进行得格外顺利。都说,要致富,先修路,父亲虽然不是致富领军人物,但他为村民铺就了一条宽阔的奔向幸福的路。

如今,父亲年近古稀,作为一个党员,他平平无奇,没做出过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儿来。就在去年,父亲的前任村支书,拿出了四十万元作为自己的党费。坦白说,起先我不但难以理解,还很是不屑一顾。但父亲却说,如果条件允许,他也会那么做。

看着我的诧异,父亲又说,你们这一代人是懂我们老一輩人对党的感情的。

不,也许最初是有不懂,但看着父亲,看着比父亲更年迈的捐出四十万元党费的老党员,看着村里那些普普通通的基层党员,事事跑在前头,干在前头,我怎么还会不懂他们的感情?忠诚,拥护,以身作则。

从父亲身上,我看到了党员的品格,看出了党的风采。如今,虽然我没有如父亲所愿,成为一名党员,但我始终一名被党的光辉映照著,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

这是我这个平凡人的传承。

想 你

■ 加加

我好想你呀
在乡下
很少听到这样直白赤诚的表达
他们羞于说我爱你我想你
这样的话他们会觉得肉麻
起鸡皮疙瘩

当我那年过六旬的老母亲
自然而然用嗔怪的语气
对小她四岁的妹妹说
我好想你呀
我看她们攥在一起的双手
像湿漉漉的两件雨衣
安静地交叠在一起

山海情

■ 张家菁

携手共富沐春风,展望未来中国梦
踏入浙川山河路,迈向宏远新征程

党建引领,产业促振兴
诗书飘香,共叙师生情
医疗帮扶,书写医者仁心

风从高山吹过来,吹到海的另一边
创新进取点灯人,乡村振兴担重任
绿阴不减来时路,淡烟乔木是绵州

“川”越千里来相会,开拓发展新思维
“浙”里人才齐相聚,奋勇担当新作为

熊猫秘境,衢江有礼
两地人民,手牵手心连心
此生不负,谱写浙川之情

壮志凌云追梦人,浙川号声集结起
青春献礼二十大,东西协作谱新篇

暗 香

■ 严建平

并非将一朵花置于暗处便是暗香
这需要源自内在持续克制的流露

将一树金桂藏在深深庭院,深深的夜
只是众人皆得的浅显

一湖一石,抑或一本不断加页的书
这些阳光下的事物,细嗅也丝香阵阵

事实上,每个内敛的人都是
低调行走着的微光,他们才真正身携暗香

当两股藤蔓被彼此不为人知的气息所吸引
便不顾世俗地缠绕在一起

小时候的味道

有一种味道叫小时候的味道。
粉干味道是我小时候的味道之一。
我出生在衢州一个名叫双桥的山村。双桥粉干是当地的特色。所谓粉干,有些地方也叫米线,它用米粉加工而成。

感动是在……

■ 郑建华

一切
来得悄无声息
战斗的号角
在三衢大地
骤然响起
这是
不见硝烟的战场
难觅
来犯之敌
却同样
可歌可泣

感动是在
忙碌有序中
彻夜无眠
感动是在
素昧平生的
千里驰援
感动是在
竭尽全力后
又付出了一点
感动是在
山呼海啸的加油声
响起的一瞬间
感动是在
隔着一米线
你我的心却紧相连
感动是在
一袭白衣
一身藏青蓝
一件红马甲……
疲惫尽显的笑脸
和极限透支后的
席地而眠
……

莫问归期
永不言弃
雾霭阴霾
终将散去

无言的传承

■ 徐丽琴

好好学习,考大学,入党。
父亲常说这话。他是个农民,略通文墨,在村里当了十几二十年的村干部。父亲说那话时,我年纪尚小,勉强理解考大学:学文化,学本领,跳出龙门,过电灯电话的日子。然而对于入党,我内心是模糊的。但也不完全陌生,生于浙西贫穷而闭塞的山村,我在母亲不成曲调的哼哼声里听到过党: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革命纪律……也在外婆经年累月的絮叨里听过党的故事:不拿群众一针一线,思想可好着呢。

那时,我无法了解更多的党员故事,目之所及,无非是父亲,这个最亲近的党员给我的言传身教。记忆深处,是五六岁那年,村里建造加工厂,用于加工米面年糕等。父亲早出晚归,时常不见平地里总捧着书,或扛着锄头、穿着蓝色大布衫和绿色解放鞋的父亲。

爹爹呢?我问母亲。
还能在哪里,加工厂里搬砖呗!母亲不无幽怨地道。

过了些时日,平常的午后,一个气喘吁吁的声音打破了老屋的宁静。

嫂嫂,不好了,金昌被砖头砸中了,现在在去医院的路上,你快跟去看看。来人是和父亲一起在加工厂干活的同祠堂叔。

母亲面如土色,放下手里的麦秸秆,转身到堂屋拉出载重自行车,朝着大路的方向飞奔而去。

黄昏,母亲回来了,自行车后座上坐着父亲。只见他面色苍白,额角处,针脚蜿蜒,宛如蜈蚣,像长龙盘踞,新鲜的疤还透着血红。

我怯怯地喊了一声爹爹,就再也不敢说话。母亲连珠似炮地朝父亲开火了。

“这样子舒服了吧?”是给你开工资了还是怎么?

父亲闭着眼睛道,虚弱略带恼怒:“张嘴就是钱,你以为我想被砸到?谁还不是出工出力?一停下来,下半年打年糕啊榨粉干啥的都跟不上,到时候去隔壁村,你们又嫌弃路难走。”

加工厂事件给父亲留下了后遗症,视力受损和头疼病。

即便如此,那些年,父亲今天帮村口的老婆婆挑担,明天帮村尾的孤寡老人柴米。今天给村里打井,明天上门修电灯。有时,他也是消防员。他似乎